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二七册目次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六)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間平露堂刻本

.....
一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
補遺四卷(六)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

刻本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

華亭宋徵璧尚木陳子龍臥子

遺輯

徐孚遠閣公宋徵輿韓文

遺輯

周季勲成子參閱

方司馬奏疏

疏

方逢時

爲開疆阨要以重陵寢以衛懸事

宜府修

准巡撫宣府都御史吳會稿案照臣自奉

命督臨

卽計值此諸虜款貢之秋正我自治圖維之會查得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一

宜府修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一

宜府修

皇明經世編

集 27-2

三鎮雖各題有邊工但恐已題者尚未經脩應脩者尚未議及坐廢良時有誤防守節經通行各鎮逐一查照務將已題者上緊興脩未議者從實踏勘間又臣昔年分巡日北於北路龍門所地方巡歷勘得自本所迤東至靖胡堡止山梁一道形勢聯絡外險內固若加脩繫北可以達獨石南可以援南山誠京陵之一藩籬也今春赴任陽和道出居庸關得該鎮連年脩防雖極周慎復乘今閒暇將前龍門山梁增築重險不惟東北二路均爲有賴其在

陵後南

山尤可恃以無虞當會撫臣計議規畫去後今准前因臣會同議照國家建重鎮於宣府所以厚陵京之肩膀其設獨石馬營諸城堡于北路者所以密宣府之藩籬也夫獨石挺然出于宣府之極北三面隣虜勢極孤懸而懷永與陵寢止隔一山其所關係尤重且大故兵馬分設于東北二路者獨盈于諸路而北路隣虜任戰之兵尤稱雄于諸路二路勢成犄角爲唇齒焉但其間地本相聯而經行之路可以舍迂就徑以達懷永者尚在塞外故不便聲援北路八百有奇

東南隅外有山梁一道起于龍門所之盤道墩以迄靖胡堡之大衝口延亘一百餘里山勢高峻誠爲天險內有通賊隘口數處往年虜曾繇此以入犯懷永若逐爲修墻斬崖則滴水靖胡既有柞口之內邊又設盤道之重險虜騎自難入犯倘有警報自龍門之黑峪以達寧遠邊內經行止三十里北路之兵繇此以入衛南山東路之兵繇此以出援獨石皆可朝發而夕至陵寢重地屹爲全湯獨石孤懸勢相聯絡矣臣昔巡閱頗悉險要若能舉修深於邊防大有補

裡及今撫臣殲力經營，親詣塞外，往復審量，看得外
山陰較足堪保障。內有莊鄉遺址，石器尚存。中途有
步
集
以
所
築
斯不
必
故
此
處
內
築
把
王
取
其

地名延檢司，則古於此。曾建巡司衙門，蓋在昔原爲

遠內而令牠備復其舊時疆圉耳。列龍門所盤道境，起迤東一段，舊曾設有外十三家墩臺，蓋曩時邊臣亦計慮及此，今接續設臺，兼設牆崖，以終未竟之緒，不惟拓地百里，將來漸次經營，可資屯牧，而亟成大工，以設重險，東北二路之兵，可臨期調遣，繇此以至

方司馬奏疏
宜府修書
平正各
相應長委于戰守有資其間應建櫓臺安設哨守軍

方司馬奏疏
宣府修墻
卷之三
平定回疆

平
雲
路
堂

露掌

爲腹裏應止照火路墩臺每墩量留四名就以多餘者撥補哨守不必另爲添軍再照工程緩急宜於循序而衝邊設險尤貴周詳今外築塞垣可通大舉零寇者俱已營脩其間險峻之處亦有爲步虜可以攀援而上者城堡之土築甃包俱各高堅而其間亦有未盡甃包者今大工已有次序尤當乘此人力稍暇之時一槩逐爲勘脩在大邊險峻之處應盡爲修墻

斬崖城堡之未甃包者應漸次勘議逐爲包砌至於
南山全東敵臺原議先儘本山官軍興脩三年報完
完遊援官軍見有餘力相應照南山官軍事例日給
行糧及每臺散給犒賞銀一百兩免支鹽菜責成各
叅遊與南山叅將分定工程併力協脩與甃包城堡
限以明年報完其餘見經題議興修工程上緊催脩
務俱以今年報完合用鹽菜等銀二萬七千七百一
兩零仍于河南見解班價內支給應用口糧四萬二
千二十八石七斗零合無查照戶七兵三事例在戶
部所出七分計該糧三萬一百二十石一斗零于見
在修工支剩客餉內支給在兵部應出三分計該糧
一萬二千九百八石六斗零每銀一兩買米九斗該
銀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九錢一分於太僕寺馬
價內解發惟復仍照上年事規俱于修工支剩客餉
內支給乞勅該部查議施行

案查自隆慶五年比虜輸誠款貢伏蒙先帝仁恩

爲懇乞議處疏通市馬疏

勑該部查議施行

疏通市馬

卷之三

准其令車。本年宣府鎮易過馬一千九百九十三匹。

大同領易過馬二千九十六匹。山西鎮易過馬二千九百四十一匹。俱各派給各營官軍騎操。并察所屬變賣。及折充武職俸糧訖。隆慶六年互市宣府鎮因老把都諸子未到。止易過永商夷馬九百二匹。大同鎮易過馬四千五百六十五匹。山西鎮易過馬二千三百七十八匹。萬曆元年互市宣府鎮易過馬七千八百一十四匹。大同鎮易過馬七千五百五四匹。山西鎮易過馬三千七百八十八匹。據此節年市馬較之。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已一萬四千五百有餘。在大同約七千六百七十有餘。在山西約五千有餘。而每月諸會送易之馬。不在其內。通計三鎮幾二萬七千有餘。宣府原派無馬官軍止四千七百四十二名。大同原派無馬官軍止四千五百名。山西原派無馬官軍止五百名。儘數兌給僅及三分之一。至于三府之里甲。三鎮之驛站。爲數無幾。上年已派者難於重給。而所屬軍民之變賣。尤難逼抑。且此市馬若拒而不納。則重拂虜情。反側立見。苦拘循成議。則俵散無地。阻阨益甚。遂使國家

馬多爲苦即也。可見市利之大。遂以
見苦拘循成議。則俵散無地。阻阨益甚。遂使國家

虛竭府庫之資。邊庭坐失驪黃之利。非所以仰體德意。保安疆圉也。及查前總督王所議。俵兌京營轉發薊鎮。山西巡撫楊綵請解太僕。悉皆長策良猷。該部覆請。幸畧施行。卒爲議者所阻。而更爲盡給本鎮所屬變賣之說。莫非委曲權宜以舒目前之意。至謂以後年分另行議。請則固已先知歷久之壅闊。將以爲今日更善之張本也。臣不揣愚陋。輒敢參酌諸臣之見。規畫調停。列爲四事。開款上賈。臣又聞之。天下有難處之事。智者當求善處之術。中外有相資

錄太僕不資

直指事理，皆以實錄，雖重而嚴，故有此名。

之勢，人臣恒切相成之義，故變通以宜民，推行以盡利。凡民之事，莫不皆然。而况事關疆場，機係安危，無損于民，有裨于國，其在諸臣，有不竭忠殫慮，思艱難而共濟乎？乞勑兵部早爲查處，臣等幸甚。

詩開

一立場廐以便牧放，往歲虜未服時，諸鎮得馬甚艱。今虜馬蕃庶，拒之則不可，散之則無處。及今不爲區畫，久而將成棄物。臣愚以爲當于山西宜大擇水艸，薦美之所各建牧場一區，每年所市胡馬除給軍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子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卷之三

人間地圖

領賣之外。餘剩之數分場牧放。將各營步軍之不任
戰陣者每軍一人牧馬三四匹。每十軍爲一羣。十羣爲
一較。以一把總領之。十較爲一場。不足者無取盈焉。
以一空閑叅遊等官知牧事者領之。時其水艸班其
毛齒。督其良否。視其醫藥。夏秋放青。冬春量貼艸料。
及調發空丁採取秋青。艸束以備冬寒。山西卽領于
行太僕寺。宜大則領於各兵備道。而陽和則另立一
小場。以收諸部之貢馬。各鎮舊額艸場。通行查出分
地。住牧倒斂者。量移罰治。盜竊者重爲追贖。時有鑿

生照中土種馬之例酌行給賞而凡京邊諸營之用
馬者皆取給於是孳生之駒軍民願買者照時估價
給焉如此則馬雖多而蕃養有所不徒無壅滯廢棄
之患而或可收雲錦驪黃之利矣

省買俵之勞，馬價無匱乏之憂。虜人得懷綏之利。況夷馬強健慣耐，尤利馳騁，較之中土駑筋弱骨，鞭策不前者倍蓰矣。

一廣允易以蘇困累，查得宣大市馬，先該總督王題准部議，每年薊鎮督撫發銀一萬二千兩，于宣府易買馬一千二百匹，歲以爲常，兩利兼濟，法之善者也。臣愚以爲此法不但可行於薊鎮，卽今真、大河保等府各設有總副參遊等營，軍兵合用馬匹，不下數千，半仰給于太僕，而軍兵自買者，本價之外，津貼倍之。

官民困累極矣。若照薊鎮之例，再爲推廣。於薊鎮則量增千匹。於真、大、河、保諸營，則行彼處巡撫鎮守衙門通查各營應補馬匹。每年每營定數若干，一體發

銀或委官領軍自行易買在真定諸郡則赴山西水
泉市在保定諸郡則赴大同得勝等市官價已有定
規無容別議若軍兵自買更爲酌處上馬則十二兩
中馬則十兩下馬則八兩衆多益寡彼此通融以示
優卹則國馬日多軍容日壯而軍民亦可免贍貼
之苦矣

一先選解以疏積滯。查得宣府以一鎮而當永都、青把都二部之夷，故市馬比山大獨多一倍。卽今已市并送易之馬幾一萬五千餘匹，無馬官軍止四千七百有餘，儘數分給，僅三分之一餘者無處給散，雖該撫鎮編派步軍從宜領買，數亦有限，人情頗難欲請發太僕。恐又以新至水土不服，多致倒損爲辭。臣愚以爲宜將該鎮上年給軍領養之馬，選其高大廳壯者二千餘匹，解送太僕，給散京營官軍騎操，以抵來年真保等府屬春季應俵之數。一體折銀解發，而皇明經世編

急可舒矣。
備察邊情敷陳臆見疏 大同修邊

這所奏依議行。與方逢時等着實舉行。其一應闖外機宜亦許他以便宜處置。務不失制虜安邊大計。以副朝廷委任之重。欽此備咨到臣限本年十月以裏回奏遵行。着得按臣目擊時艱條陳石畫深切著明。部臣覆議周詳。機宜曲當。臣等更復何言。况奉明旨依議行。與臣等着實舉行。其一應機宜許以便宜處置。所以責之臣等者既重。且專臣夙夜驚惕懼無以仰稱。德意惟思日孜孜以圖效尺寸。八事之中已行者三。遵行者四。今當議行者一。夫撫賞之機。皇明經世編。卷之一。大同修邊士平露堂。

轉。惟守貢之使。則留住三鎮。在宣府者三十八名。在大同者十八名。在偏關者六名。在陽和者七名。皆建有夷館。防閑周備。犒給優厚。無敢譖亂我齊民。賞宴畢日。卽行遣還。貢市之期。則起自四月之中。至九月終而事畢。今年行之已定。來歲即可循據。此三者臣等之所已行者也。夫兩鎮之支費。皆原於撫賞。撫賞之用。原無定則。欽給之銀則有定數。皆取給於積餘之客餉。在宣大二鎮各二萬兩。在臣軍門則取於宣大者各二千兩。山西一千兩。一年之間。衰益樽節。亦足支持。間有不敷。則取補於減哨市稅。市稅爲數甚少。僅足以充各城堡供給。往來夷使飯食之費。不足者亦以減哨之銀給之。減哨者乃沿邊哨守之軍。往年哨探艱苦。故于月糧之外。加給行糧。有一石者。有七八斗者。有四五斗者。有二三斗者。地有險易。操縱務使在我足以爲恩。在彼足以爲德。歷歲既久。事體頗定。虜心亦服。而夷使往來。各有印帖爲照。雖來去絡繹。至卽遣還。不容有信宿之停。騎乘馬匹。已經訂約。我馬不出塞。彼騎不入邊。爭擾侮奪。近皆歛

庫銀或舉事之初處置未備權爲借支隨行扣補還官非固假之而不歸也。且撫賞之日誠爲浩繁出入支給各有司存臣等年終造冊奏繳實非漫然無稽。按臣之議欲行查覈尤足以明廉而啓貪法之善者也。但恐事體久近不一。人情好惡不同行之既久而邊臣甚廉今則反是。昔可以不查今恐不得不查矣。有倚法操切使閫外之臣畏首畏尾無以廣慈惠而糜虜情臣不能無異日之慮也。至于戎伍之訓練邊軍之勞困夷馬之價值三者事體亦略相關蓋市馬歲無定數來則與市中間雖不盡良亦不盡駑簡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大同修邊 卷之一 丙子 平霽堂

之可得十之五六價亦因之高下高者不過八九兩下者僅及三四兩而已。本年二鎮所市馬二萬七千有餘蓋虜性貪利申告曉諭裁抑揀擇臣等亦侃侃行之諸酋雖不能盡從而亦不敢濫然縱肆羈縻之術實在此價值則有椿朋之銀有變賣之助相兼接濟近該巡按御史陳文燧具題部議准增宣府三萬兩大同二萬兩又該兵部題准宣府撥給蔚鎮馬二千餘匹可得價銀二萬四千餘兩俱爲有濟山大或有不足臣等另具題請臣等不患馬價之不

足所患者市馬之無處也臣自履任以來日搜諸營騎操之馬取其老病疾弱者減值變賣以市馬補之又取諸驛站之驃驥不堪者賣之以市馬更之又擇所市之馬幼小不任騎征者減價轉賣多方措置支吾目前故大同之馬已幸無滯惟宣府旣無有司而夷馬又復加倍該撫臣吳以二軍共領不便今遵部議以馬高下定軍多少或六名或五名或四名每軍量輸價銀一兩秋月停工採辦及聽以月糧從便抵抵又復立場牧放專官管理故宣府之軍困亦稍舒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大同修邊 卷之一 丙子 平霽堂

猶自支撑至明年則益難矣夫邊軍之勞困有三步軍之困修工累之也屯軍之困賠辦累之也馬軍之困買馬累之也然宣府城邊二工俱各報完大同城工亦已就畢且當興作之時分班更代不妨農務犒勞存恤悉加優厚艱食之凡將主客兵糧出陳易新及抵坐月糧本折又該臣等遵奉欽依請蠲先年虛增屯糧在宣府者二萬四千九百餘石在大同者四千五百石有奇可免賠辦之若應納本折二色通融調停計算均派惟從簡便不事紛更又幸虜騎無侵

開墾日廣，收穫頗增，願自抵扣月糧者，各從其便。及通行採打秋青，艸束扣價以償。步軍屯軍之困，亦稍恤矣。惟於市馬若俯從臣前議，再爲疏通，則馬軍之困，亦漸可恤也。若夫訓練戎伍，乃諸將之能事。臣等之職任，今虜雖款塞，未然之防，不可不嚴。臣等念此日夜至熟，士氣軍容，亦略振舉。盔甲器械火器等項，俱整繕有緒，各亦足用。此四事者，臣等之所遵行者也。至所謂修守之宜，則城堡邊牆墩臺皆爲重務。往年雖欲修之，而不可得。今虜既款塞，維其時矣。宣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方司馬奏疏
大同修邊圭
平露堂
三九五

城堡邊垣，開疆阨險，先後俱完，無可再議。惟大同邊牆東起西陽河，西止了角山，延袤六百餘里，建築以來三十餘年。雨雪之漂淋沙水之淤衝，虜騎之憑陵傾圮，頽壞存者無幾。修築之舉，豈容延緩？况先後部議至詳，至確。臣等惟在依斯舉行，勉圖成績，而按臣請行再加酌議者，誠以封域之建，當先度地利，次量人効，務求久大之規，不可爲欲速目前之計也。蓋大同方司馬奏疏故每言舉工之難古雲中之地，陽和節白，登之墟地參胡境，長沙漫，磧艸木不生，淺水平河，夏漲冬涸，邊垣所屬，有取

土取水於數十里之外者，所在羣山星散，蟻游無輓，挺綿互聯絡之勢，非惟大異於薊鎮，而實不同于宣府。此地利之當議也。一鎮之軍，原額十四萬餘，二百年來逃亡過半，見在食糧之數，僅八萬餘，而官幼婦女優給，亦在其中。城守役占之外，各營選兵不及五萬，連年修工，日不暇給，更無他軍可以更助。大工肇舉，人心憂惶，此人力之當議也。此六百里之牆，除已完外，應修者五百三十三里。邊土沙鬆，風激雨漂，立見糜散，故牆高則速頽，崖深則善傾。沙漠之區，采柴無所，沙鹺之土，爲磚不堅，徒費人力，旋成旋毀，此工程之當議也。爲今之計，合無將前議邊牆身高減去五尺，加之女牆五尺，通高二丈五尺。牆外原有壕塹一道，挑濬深三丈，闊二丈五尺，沿牆每里築墩臺一座，身高四丈，採口牆高六尺，每面根闊四丈，收頂三丈，上蓋瓦房二間，每三里築空心臺一座，高闊相同。中用空心，上蓋瓦房三間，仍各于向裏一邊，闢築院牆，一曲隨臺之高下，以爲牆之高厚，房以住守，哨之軍，牆以便收斂之事。舊牆有可因者，則因之，險有可

據者則據之。沙石不堪之處。則改移者則改移之。先年墩臺置在墻外。無益防守者。墻內之臺。則歸併者。則移置歸併之。務使高可恃而堅可久。但一鎮之軍夫有限。連年之工役始完。兼之今歲水旱永電爲災。米價騰踊。人勞未息。工期已届。事難促舉。合行寬恤。一年以萬曆四年起工。先儘本鎮軍夫量地遠近。分爲二班。每月一更。不足者以河南等處班軍添撥。一體隨班替換。合用行糧鹽菜等項。悉照原議支給。如有不敷。容臣等臨時請計。每年工完。先行勘明。如有誤量行獎賞。通完之日。類行覈勘。大加甄別。陞賞黜罰。原議磚砌墩臺。候五年工完之日。另行計議。燒包。庶工程有序。軍不告勞。激勸有章。人心思奮。此一事者。臣等卽當議行者也。夫邊牆既修。邊牆之設。成以爲便。故方譯有不合。然二公具有一成見。不可大險已固。無論虜之叛服。而戰守之具有備。無患矣。以此而謙。彼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方司馬奏疏

大同修造

老

平露堂

人每里一臺。則爲臺五百。每臺五十人。則用軍士二萬五千人。一鎮之軍僅八萬餘。老幼悉行。纔及三分之一。原額盡復。尚少其二。而沿邊右衛等九大城。新平等三十九邊堡。更無一人可守。顧彼則遣此。護東則失西。此擺守足軍之難。臣之所慮者一也。夫兵聚則強。分則弱。牆臺旣設。擺守必行。則吾數萬之衆。散列數百里之間。而虜賊屯聚。止於數營。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彼力益專。我力轉弱。十里之外。聲勢不及。各分信地。不暇援應。三四將吏。閉空城而不能誰何。是此其知兵之害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方司馬奏疏

大同修造

老

平露堂

踐更椎爨靡不有備尚難持久。況在極邊檣臺之上。
兵士抱戈而株立。將師擐甲而萎居。虜騎如蟻。往來
墻外以虛形制我。十日不退。風寒雪凍渴不及飲。饑
不及食心力離散不可收拾。摧枯拉朽之形見矣。此
擺守持久之難。臣之所慮者四也。臣犬馬之心不勝
惓惓伏乞。勑下該部將臣所議再爲斟酌題覆施
行。

虜酋勢劫熟番疏

撫處賓首

准兵部咨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董石題稱虜齒賓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十九

皇明經世編

方司馬奏疏
卷之二

舞處賓西

平露堂

西一
兔同男阿赤兔，帶領部落一千餘騎，欲要搶番索賞等。因本部議擬，移咨宣大總督轉行順義王俺答嚴內蒙撫市之機在宣大而不在陝

自此始矣。土忽智等當亦心服。言曰：賓兔非敢捨松
潘，蓋因數年西捨，今年都回，遂遠捨生番。凡係屬

諭賓兔安分遵守不許侵擾番漢以絕覬覦之心等
因題奉欽依備谷前來遵行間又節淮兵部谷爲
督陝西三邊右都御史石題稱河西之虜有住牧大
酌議西虜均撫賞昭恩信順夷情以永邊利事該總
小松山者乃賓兔部落有往來搶掠西海者乃河東
此俺答汗子
金內部落住牧者利在互市往來者利在撫賞今賓
兔就市于寧夏委便無議不必另立市場祇緣西行

中國之番，都不敢有犯。且賓夷非敢故違，只因甘肅
不准開市，寧夏又路遠往返艱難無利，彼見諸部頭
目都有定所，惟此一會無定，故如此。若甘肅地方縱
不開大市，但得撫賞得宜，彼卽安心聽從，不然恐順
義雖禁約，亦不能盡制也。臣聽其言，亦似有理，竊謂
虜情亦不過如是。除再三申告，又附書令其歸諭外，
臣竊惟北虜自上世以來，非冠帶之國，正朔所不
及。竊惟北虜自上世以來，非冠帶之國，正朔所不

虜衆經過甘鎮地方，苦無撫賞，以故求乞紛紛等情，等因到臣已經備咨兵部知會，查照去後，今准前因。

及侵凌寇暴歷凡苦之，苟能款服制其寇掠，惠中國以安四方，古之人所竭心力而圖之者也。今者伏遇先帝聖德遠被，陛下神武昭布，天厭夷虜，哀我邊人，二三點首，自俺答而下，莫不稽首委命。下吏聽受撫賞，陛下不以爲過，每從優錫許臣等便宜酬應，不敢有貳。若是者，豈真與之約與國結鄰好哉？誠以犬豕豺狼，兇頑啖噬，幸其委命誠得而羈縻之爲邊人，請旦夕之命使邊臣得效修守之力，輯寧封域，以仰舒陛下北顧之憂。臣等所以昧死而爲之者也。比來諸酋各有定所，受我豢畜，莫有異志，而賓鬼者止緣甘肅之市，迄今無定。寧夏路遠，往返艱難，故猖狂如此。夷虜愚頑，志切貪慾，作此舉動，外示强悍而實內懷冀望。當此之時，虜志未定，若能察其機而先事圖之，彼宜無不聽從之理。且西虜諸部數年西搶，在巢者無幾，今且悉回矣。徒衆既多，奸計日生，失此機會，不爲一處，以收其心，而奪其氣，使不肖之志日益堅固，爲害將多。臣雖日諭俺答，恐亦無益。況事體人情，不甚相遠。彼有孚我之心，我無綏來之策，而徒區區于傳諭禁約之間，將爲再三之告，非所以重中國之威信，而孚遠人之觀聽也。管之養獸然，熊虎既馴，乃不能擾。一狼而使之觸藩離而生獸，心非計之得者。若以此會好許反覆，不當撫處，則又宜明示棄絕。嚴兵拒戰，使一大創，不敢復逞，似不當蓄疑顧慮，自失機會爲也。夫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昔人有言：用兵諸將之利，非國之福。況未必爲諸將利。臣又以爲此事不可不深長思也。至于松潘之事，或係諸酋西捨而還，合勢遠掠，生番恐而投順，虛喝我以先聲，熟番懼而懸援，預控我以膚懇，未可知也。况蜀徼天險，有番人以間之。此虜豈能卽深入爲寇？僉險阨以嚴戰守，撫番人以爲屏翰，該部之規畫，撫臣之經略，無不至當。又何過慮之有？夫封疆之事，各有專責，臣以愚陋，何敢輕肆瞽說，爲出位之謀，以干不贊之誅。但准部答奉欽依有行，臣傳諭之責，竊以此事臣遵奉德意，往復曉諭，至于再，至于三矣。設若今三諭之後，賓鬼之違擾不已，西鎮之奏報又至，不但謂臣傳諭之無實，而且謂俺答禁約

策，而徒區區于傳諭禁約之間，將爲再三之告，非所以重中國之威信，而孚遠人之觀聽也。管之養獸然，熊虎既馴，乃不能擾。一狼而使之觸藩離而生獸，心非計之得者。若以此會好許反覆，不當撫處，則又宜明示棄絕。嚴兵拒戰，使一大創，不敢復逞，似不當蓄疑顧慮，自失機會爲也。夫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昔人有言：用兵諸將之利，非國之福。況未必爲諸將利。臣又以爲此事不可不深長思也。至于松潘之事，或係諸酋西捨而還，合勢遠掠，生番恐而投順，虛喝我以先聲，熟番懼而懸援，預控我以膚懇，未可知也。况蜀徼天險，有番人以間之。此虜豈能卽深入爲寇？僉險阨以嚴戰守，撫番人以爲屏翰，該部之規畫，撫臣之經略，無不至當。又何過慮之有？夫封疆之事，各有專責，臣以愚陋，何敢輕肆瞽說，爲出位之謀，以干不贊之誅。但准部答奉欽依有行，臣傳諭之責，竊以此事臣遵奉德意，往復曉諭，至于再，至于三矣。設若今三諭之後，賓鬼之違擾不已，西鎮之奏報又至，不但謂臣傳諭之無實，而且謂俺答禁約

之無效，夷虜之情事既不能以自達，而中外之疑慮日增，邊境之事漸致軼轉矣。夫天下之事，理以主之，勢以行之，情以察之，鮮無不濟。今夷情大可見，而撫馭之權又在我，斷而行之，于理亦無大繆。不然者，在其意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方司馬奏疏
卷之二
集賢直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一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閩公 宋徵輿轍文 選輯

宋 卓立萬叅閱

方司馬奏疏

疏

審時宜酌羣議陳要實疏

訓練積貯修築

方逢時

臣聞自古爲 中國之患者莫甚於夷狄其安攘撻
伐之事亦莫急於夷狄惟我 國家開區宇二百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訓練積貯修築 一 平露堂

餘年虜情屢變其戰守備禦之政亦屢變蓋勢有強
弱事有緩急因時而更待人而舉勢所必至也嘉靖
以前臣未敢詳論隆慶之初先帝肇登大寶未遑
他務首 諭廷臣以防虜之計一時諸臣仰體 德
意集議十有三策莫非經略弘猷首之以責實效之
一言尤至要也九邊文武諸臣奉行惟謹實效漸臻
既而 皇威遠震天心悔禱夷孽來降執叛 獻
犬馬之勞許成 貢市之事非利之也蓋將假以羈

靡狂獅以爲自治自強之計也五六年來九邊無烽
燧之警三軍閒暇萬姓保聚城堡堅完儲餉充積可
謂無事之時矣恭惟 皇上繼體守成不顯 先
烈 臨御以來憂勤惕励不以諸酋之款服爲可恃
於凡內修外攘陰雨桑土之計擬議于 廟堂之上
播告于封疆之遠申飭叮嚀至嚴至備大小羣臣敷
陳建白以宣費 聖謨申明先議者亦幾備矣臣受
命以來二年于茲諸所督率恪遵 廟議外馴黠虜
潛奪其蠶悍之心內務兵戍冀克成保安之績以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訓練積貯修築 二 平露堂

酬 知遇之恩者夙夜孜孜不敢自怠僥僗經營之
餘心惟日擊竊見三鎮之事似有徒勞馳騖虛涉歲
月于先年所議有未盡合者亦惟在於名實先後施
爲緩急之間而已臣竊以爲 朝廷既以實效責之
臣等卽當各以實事責之已不宜隨事依違因言
舉廢汲汲于期會文移之未已也臣不揣愚陋謹於
責實效之中諸所條建擇其明白簡切事易行而效
易見言之若無甚奇異而終有裨于安攘者其畧有
三曰訓練之實曰積貯之實曰修築之實而已臣愚